

中華書局 編

明雜史十六種
(十二)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 編

明雜史十六種
(十一)

中華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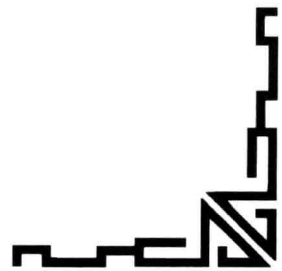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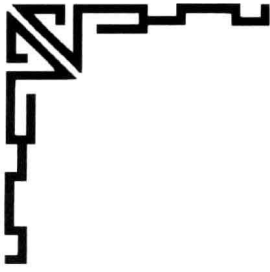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冊目錄

孤兒籲天錄十六卷、卷之末一卷（卷之三—十一）	一
卷之三	三
卷之四	一二五
卷之五	一四三
卷之六	二一九
卷之七	三〇七
卷之八	三三五
卷之九	四一五
卷之十	四三九
卷之十一	四七一

〔清〕楊山松 撰

孤兒籲天錄十六卷、卷之末一卷

（卷之三―十一）



孤兒籲天錄卷之三

楚 武陵楊山松忍古著

舉用總理之謗第三

舉用非人或曰無才。或曰失算。此論耳。議耳。舉以加於舉主。猶曰知人之明。自古不易。勉爲執咎焉可也。乃不僅曰無才。不僅曰失算。而且曰通賄。而且曰有內援。而且曰於洪孫傳余朱常諸公有所低昂向背焉。以爲之地。則匪彝所思。非論也。議也。而直謗矣。勿論舉者不任受。恐爲所舉者。又豈樂受哉。編舉用總理之謗第三。流寇志云。熊文燦自負膽畧。而剛愎專斷。撫降海盜鄭芝

龍功名著海上、又新破賊有功、嗣昌亦雅任文燦、以滅
深相結納、

綏寇紀畧、穀房變篇中云、熊之僑、斬水、與禮侍郎姚明泰
爲姻、妮大司馬楊嗣昌新得上意、懼討賊規引一人以自
解、明恭附嗣昌爲相知、上所重者、兵事兼欲倚熊、以就功
名、言之楊曰、此有內援、可薦、遂奏用焉、

嚴首昇上某相公書云、初議流寇、執事斷斷焉、以爲非熊
文燦不可、文燦受賂通賊、罪不容誅、何其誣也、夫知人自
古難之、吾姑無責焉、

按熊公初任山東畿輔、及撫閩督粵、蓮妖海寇、皆奏膚

功崇禎丙子十月初七日。吏部會推中樞首列公名。則舉朝之推轂。不自先公始。及先人初入國門。丁丑四月初二日。具有敬陳安內一疏。內云。遣將調兵。雖屬臣部職掌。而根本先在足餉。綱領全在得人。有目前更置之機。安有未定。責成之事。理非臣一部所能獨任。一人所敢臆。裁。在應條列上請。合候聖鑒。勅下部院科道等衙門。會集多官。同臣議擬妥確。再請明旨施行。又曰。總督及各撫衙門。照舊惟總理前以湖廣。今以河南巡撫兼之。俱屬不便。今將撫治鄖陽都御史。陞爲總理衙門。加以樞貳職銜。改給勅書從事。彼原有川陝河湖四省。

節制之責。但與之兵餉。重其事權。卽朝廷無增官之擾。而地方有提挈之靈矣。又曰。河南仍改巡撫。鄖陽今改總理。王守仁言酌王家禎陳良訓才力。某堪總理。某堪巡撫。或三才更調。或另擇其人。此事關係中原腹心治亂非小。此局一定。日後如有不堪。難以再更。所當盡破情面。以求妥確。並舉真才。以資實用者也。四月十六日。又具敬陳安內一疏。有云。河南巡撫王家禎。見兼總理不便。僉議另推總理一員。四月二十一日。又具兵餉遵旨熟商一疏。有云。臣思總理一官。與總督專任剿殺。須得饒有膽智。臨機應變之才。非見任兩廣總督熊文燦不

可督餉一官。合省直分任轉輸。須得富有精力。經緯細密之才。非原任戶部侍郎傅淑訓不可。臣旣真知灼見。在朝房旣以告吏部。預會推卽當註親筆舉主。然則今日又何敢不直舉姓名以仰告皇上。此則先人請用熊公實錄不必諱也。雖然當未舉熊公之先。先人一則曰非臣一部所能獨任。一人所敢臆裁。再則曰此事關係中原腹心治亂非小。此局一定。日後如有不堪。難以再更。所當盡破情面。並舉真才。三則曰僉議另推總至一員。原未拿定用人之權。必自己出。不可謂不其難其慎矣。使在庭諸公。果有爲公家起見者。四月初二以至二

十一日之久。何未見一人直捷承當。卽舉其人以應。卽不然。當先人會議朝房之日。果見熊公不妥。何不具疏駁正。而必待中道值勢難紛更之際。而多方搖撼之。及事後擁幸災樂禍之見。而刺譏之也哉。按戊寅十一月初七日。召對上。偶及會推之事。先人云。用人係吏部職掌。從前邊督邊撫。例與臣部會商。也有難其人而問臣部者。也有其人已定。但相知會者。因每次會推。必要親筆舉主。遂多諉之臣部。其實其人已定。非臣所舉。真正舉人之人。不在班行。遂令臣部書之。吏部東班之首。臣部西班牙之首。相向拱揖。臣欲不書。則會推不成。大典不

光欲書之實未免違心。所以屢次入告推舉之難。同官諸臣。時在班行。多目擊之。非臣今日敢欺一語。繇此推之。舉主豈先人所樂居者哉。至姚公內援等語。何不直指其人。似不宐以影響疑似。誣人名節。若夫先人爲宣督時。乙亥三月初八日。卽有驚聞賊犯鳳陽。與賊患甚深。再剖愚忠兩疏。躬請討賊。蓋因先大父以剿賊註誤。蒙恩論戍。感激思報之念。無刻不然。又不特爲司馬時矣。其爲是否懼討賊規引一人以自解者。不辯自明。若如梅村之言。然則方召爲司馬。議設總理之日。卽請輟司馬而自爲總理。然後爲是乎。恐卽以梅村身當此際。

亦未必然也。

綏寇紀畧穀房變篇中云、熊得召先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已軍、而盛募粵人及烏蠻精習火器者、一二千以自護、弓刀鎧仗甚振。左良玉宿將提空名奉節制其下、與粵兵不和、詎曰制府自有親軍、安所用吾輩殺賊、熊不得已、托以南人不能水土遣之、止留帳下兒五十餘人、而左軍實不爲之用。嗣昌言之上、上以馮舉苗有才之邊兵五千人屬文燦、氣稍振。嗣昌倡四正六隅之說以討賊也、謂卽襄綰要害、請撤卽撫以總理兼之、勅書旣行、而皖寇急、用形勢駐總理於皖、於卽撫又議留、奏請前後牴牾、兵都

給事凌義渠駁之曰、卽撫在文燦必不可兼、陳良訓必不可罷、宐改總理勅書、選賢能以速鎮之可也、上允其言、用戴東旻爲卽撫、於是駐皖之論定、而劉元斌盧九德以禁軍至皖、文燦之受事也、神志懔懔、自失、疏言、兵事宐知彼已、馮舉苗有才之兵五千人、力不敵、再請邊兵、且以清野困賊、語尤鄙、曰、臣至蘄黃、見被賊近一帶、而野有雞鶩、倉有稻粱、沿江饒給、盜之招也、若盡遷民與粟、閉之城、中俾賊無所掠、當自退、中朝見者無不姍笑、卽嗣昌亦建議非之、上覽其奏、怒曰、文燦特簡受事、師期將踰、不能一有所出、請邊兵需發而後往、是玩寇也、命戴罪、嗣昌力引

救予以前調真保山西之兵三千人。示不逆所請。又以順上意。弗再動邊兵爲兩善。

按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對。先人云。如今秦督洪承疇。有總兵左光先。曹變蛟。祖大弼。孫顯祖。副叅馬科等官。兵雖有萬餘。却去零星分剿。不能成功。又云。總理總督隨賊剿殺。與他調些兵。揆此。則調兵二字。先人原爲督理二公而發。其於洪公原有兵將者。尚且調延寧甘固之兵以益之。况總理創設衙門。有旣用其人而不爲之設處。兵將以豫掣其肘者乎。六月十六日。河南理撫王公家禎。請留左良玉充豫鎮。先人謂河南剿兵。議派一

萬五千料理有緒。方可再酌左兵。屬理屬撫。七月二十七日。賊在江北者。應撫鳳撫告急。先人上言。謂二撫之兵。倘不能支。則北近陵寢。東越儀揚。皆根本重地。山東馮大棟黃應恩之兵。以海氛不敢輕撤。舍河南左良玉之兵。無可應二撫之急者。良玉現在光固之間。但出境一步。卽涉鳳撫地界。臣前議總理就從江北下手殺賊。良玉亦應留江北。聽總理節制。十月初二日。豫撫常公道立。請以良玉專屬河南。先人謂。日後歸著。良玉應屬河南。此時東去江北。暫屬總理。十一月熊公到任。先人請旨責成。第四事疏內云。總理至皖。兵不滿千。火器雖

饒而無馬匹。必如臣前所請。左帥暫留理臣調度。是則左帥之屬總理。蓋因共時賊在江北。適值左帥亦在江北。而總理來路。必繇江北。就令於皖講求下手。而以左帥隸之。且兼應鳳二撫之急。非爲熊公擁標自衛之用也。若用馬匹。請以官兵戰勝所獲。給價留營。便充官用。若募自騎。則不必給價。但支給草料。賊平馬仍還主。此凡爲任事者爲之經理兵馬。當有呼而不得不應者。非私熊也。至於鄖撫議撤復留。因熊公有難。兼鄖撫之說。且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對。先人云。臣初從草茅來。未知總理不可不設。先因楚撫兼總理不便。復將豫